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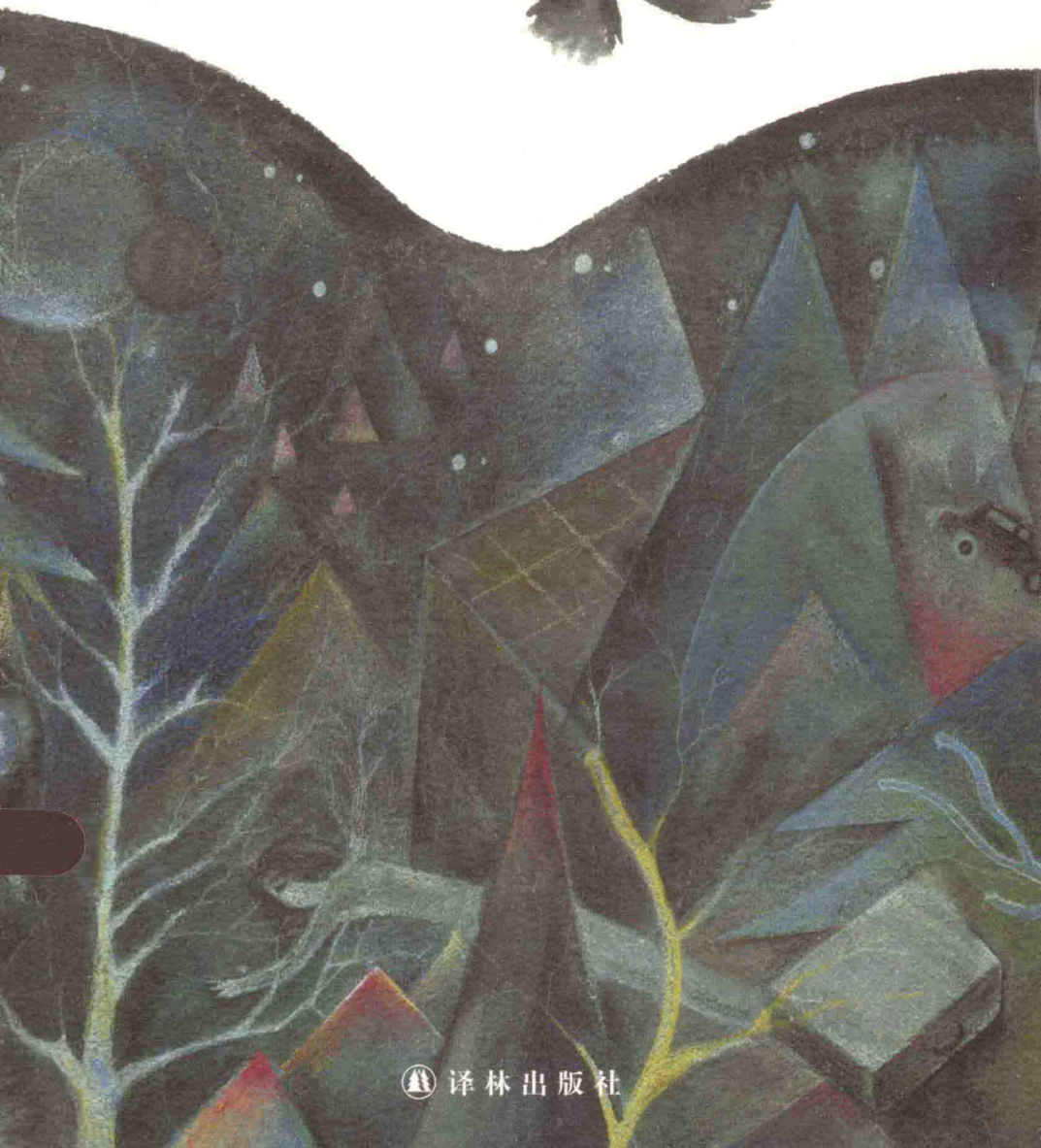
[加拿大] 弗朗西斯·伊塔尼
Frances Itani

著

忆骨

REMEMBERING
THE BONES

魏立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[加拿大] 弗朗西斯·伊塔尼 著
Frances Itani

忆骨

REMEMBERING
THE BONES

魏立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忆骨 / (加) 伊塔尼 (Itani, F.) 著; 魏立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4.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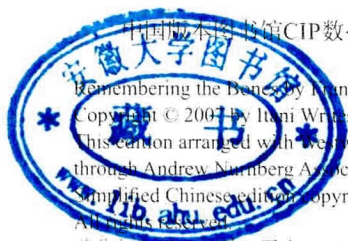
(弗朗西斯·伊塔尼作品)

书名原文: Remembering the bones

ISBN 978-7-5447-1329-0

I. ①忆… II. ①伊… ②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加拿大-
当代 IV. ①I711.0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12679号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125号

书 名	忆骨
作 者	[加拿大] 弗朗西斯·伊塔尼
译 者	魏 立
责任编辑	吴莹莹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苏中印刷厂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.375
插 页	2
字 数	189千
版 次	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1329-0
定 价	3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献给凯姆和萨姆，亲爱的宝贝，永远爱你们。

也献给所有被母亲爱着的女儿们。

浩瀚的星空下，
你是否
和我一样，
也在思索自己的位置？
——玛格丽特·阿维森，《讲述》



峡谷

I

2006年4月15日，星期六

乔姬的手提箱上了锁，外层的拉链袋里没放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女儿之前警告过她：如果外面的袋子也上锁，他们会以安全的名义把它剪断。所有的机场工作人员都有权这么干，弄断你的锁、把拉链头扭下来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。最好把所有私人物品都塞到背包的最里面。如果外层袋子里一定要放点什么，那就放本杂志，或者脏衣袋，其他的就算了。乔姬的女儿凯斯经常旅行，她事无巨细地把旅途中的注意事项给母亲讲了一遍。不过该注意的实在太多，乔姬感觉脑袋都要被塞满了。你甚至会觉得乔姬是女儿，凯斯才是母亲。但这不过是凯斯控制欲和指导欲的表现，乔姬对此真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凯斯开了一家剧院，自己指导排练，指导母亲的行程对她来说是驾轻就熟。

乔姬很用心地在听凯斯讲话，但她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。乔姬没坐过几次飞机，而且都不是一个人。乔姬第一次坐飞机，还是退休那年和哈利一起去欧洲“隆重”旅行时。第二年，他们又一起坐飞机去西雅图。之所以说“隆重”，是因为他们积蓄了

大半辈子，就为了那次旅行。这桩事很值得怀念，是漫长婚姻中的一次旁白。乔姬想念那些小小的温情——他每一次低眉顺目，每一次把头侧过来；她想念躺在床上时，身边有他温暖的身体。但哈利已经不在，他去世三年多了。现在也不是陷在孤独和悲伤里的時候，乔姬还要驾车两个小时赶去机场，然后把车留在那里的停车场。凯斯说可以开车送她去机场，但乔姬知道女儿还在排练，拒绝了她的提议。乔姬不想耽误任何人的时间，丹福思家的女人不是一向都很独立吗？乔姬的目的地是白金汉宫，她决定单身前往。邀请函上说可以带配偶或者一名同伴，但乔姬带谁去见女王呢？母亲菲尔不行，她住在养老院，已经一百零三岁了；姐姐艾丽也不行，她住在佛罗里达。但最后，乔姬想，也许该邀请艾丽和自己一起去。她想念姐姐，哈利的葬礼后她俩就再没见过面。

不过现在找谁都太迟了。乔姬和女王的生日是同一天——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。她一直知道自己的生日这么特殊，还是受到邀请后才恍然大悟？

乔姬关掉灯，站在厨房里的阴暗处。午后的阳光把温暖洒满庭院，峡谷边的树枝上嫩芽绽现，轮廓在阳光中清晰可见。积雪已经化尽，番红花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，东一处，西一处。外面的气温难得地达到了二十三度，天气晴朗，适合飞行，起码从这里起飞没有问题。乔姬往地上撒了些给松鸦吃的花生，给鸟食槽加满葵花籽和黑尖栗，又给屋里的常青藤和翡翠木浇了水，门窗也检查过了。乔姬十天后来。冰箱里放着面包，奶油碟里放着奶油、一块包得紧紧的切达干酪和两个黄番茄。乔姬喜欢凡事预先准备，回来后她不能马上去购物，这些足够她回家后做个三明治。乔姬透过后窗凝视着外面野樱树的枝条，因为没开灯，她在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乔姬里面穿着奥地利羊毛开衫，外面是件春装，两件都是柔和的苔绿色；下身是一条宽松的长裤，这样就能在飞机上舒服地过夜；鞋子也很合脚，这样早上醒来脚才不会肿。这里是安大略省，时区比英国晚五个小时。明天她到那儿的时候，应该是二十点，然后减去五。谁会关心这个？可乔姬忍不住要弄明白。可以确定的是：航班横跨大西洋，从西岸飞往东岸，明天清晨降落在伦敦郊外的机场，所以，她不得不在飞机上睡一觉。

卫兵赫克托一身绿衣裳

卫兵赫克托要去见女王^①

应该拿好东西，走出大门，然后回来，坐一会再出去吗？俄国小说里的角色就是这么做的——为了避开厄运，保佑旅程平安。但乔姬没效仿他们，时间来不及了。

凯斯一个小时前来送别。她拥抱乔姬，把一个小礼品袋放在母亲汽车的副驾驶座上，袋口露出些橙色的纸。凯斯在车道上打电话给母亲：“你可以拎着那个袋子上飞机。看到了吗？不是很大。飞到大洋上才能打开看哦。”然后她跳进自己的汽车，开下山进城去了——她还要回剧院排练。

乔姬问自己，如果哈利还活着——事实上，他已经不在了，按他的一贯作风，这次会不会陪自己去呢？他们计划退休旅行时，他就不肯去英国。那次乔姬没有看到白金汉宫，但没有抱怨。现在第二次机会来了。女王的邀请函就在新的黑色手提包里，包里还有一本P. D. 詹姆斯^②的平装本小说，是乔姬准备在飞机上看的。什么

① 欧美国耳熟能详的童谣，理查德·斯凯瑞创作。

② 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推理小说女作家，被尊称为“推理小说第一夫人”。

都是新的。新的手提包有肩带，可以背着，这样就能腾出手来拿护照、换钱、召唤伦敦的出租车。蓝色礼服也是新的，乔姬专门去市区买回来的，开车过去就用了两个小时，和从家到机场的路程差不多。礼服是上等的丝绸面料，圆领，袖口钉着珍珠纽扣，外面包了好几层皱纹纸，放在行李箱的最上层。乔姬的珍珠项链是旧的，但也用盒子收好，放在随身的手提包里了。她不敢把项链放在行李箱里托付给机场工作人员。这条项链是哈利设计的，珍珠也是他一颗颗穿起来的，每一颗珍珠都牢牢地打了双结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……

如果被王宫的地毯绊到，扑倒在女王面前会怎么样？查尔斯会在旁边，伸手扶住她吗？菲利普会和她说话吗？她还记得要做什么吗？她还有机会回来欣赏那些著名的艺术收藏品吗？如果……会吗？乔姬又检查了一遍机票、珍珠项链和活动日程表。等上了飞机，她可以点杯香槟，慢慢研究这个日程表。真是激动人心！邀请函也在，上面写着：

王室总管奉女王陛下之命，邀请乔治娜·丹福思·维特利女士出席女王八十岁生日午餐。

英联邦所有地区共有九十九个人收到了邀请，他们都和女王同一天生日。按照要求，乔姬应该在十九号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钟之间到达，因为生日午餐比他们的真正生日要早两天。乔姬给自己留了些时间，去王宫之前可以在伦敦缓缓时差，四处看看。她希望休息好，平心静气地去见女王。乔姬准备二十五号飞回加拿大，也就是说，庆祝活动后，她还可以在伦敦待整整五天。乔姬想在这个古老城市的街道上漫步，看看那些以前只在书上见过的地方。她还

要高高地坐在伦敦的出租车里，经过那些只在图片和想象中出现过的地方：大理石拱门、皮卡迪利大街、唐宁街、大本钟。乔姬还想漫步西敏寺，追忆国王和王后、探险家和诗人的故事。乔姬想亲手抚摸韩德尔和哈代、勃朗宁和乔叟、勃朗特姐妹和莎士比亚的遗骨或遗物。她要踩在古老的石头路上，还要到福南梅森百货商店喝茶，参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、国家肖像画廊、狄更斯的故居和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。乔姬还想去利博蒂百货商店买一条真丝围巾，再去买张票看场戏。乔姬想做的事情太多，也许没等这些做完，她就精疲力竭了。

乔姬拿起钥匙，走过带有玻璃门的红木柜。柜子里是乔姬多年的收藏，最早的是拉斯洛^①所作伊丽莎白女王画像的微缩复制版。乔姬收藏这个时，女王还是个年轻的公主。画像中的公主手拿花篮，穿着饰有蓝色缎带的灰白色晚礼服，头发烫过，又染成金黄色，手指纤弱细长。红木柜中的收藏品还有节目单、明信片、《麦克林》杂志一九三七年的爱德华八世^②退位特别刊。这份特别刊五美分一本，里面有爱德华八世的“退位宣言”，还有之后那些让人心碎的演讲和声明。除此之外，红木柜中还有一张王宫游览地图、一个印着伊丽莎白女王名字和加冕年份一九五三的纪念火柴盒，还有一本《伊丽莎白公主的礼品书》。这本书本来是艾丽的，她和丈夫特里克收拾行李搬去博卡拉顿，这本书就留给了乔姬。乔姬的所有收藏都在这个红木柜里，里面甚至还有一本四十年代的皇家剪贴簿，这是凯斯从古董店淘来的。凯斯经常取笑乔姬的收藏，但这并不妨碍她给母亲贡献新的藏品。

① 菲利普·亚历克修斯·拉斯洛（Philip Alexius de László, 1869—1937），匈牙利人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出色的肖像画家之一。

② 即著名的温莎公爵，因执意和所爱的女子结婚，自愿放弃王位。

乔姬没有像俄国人那样，走出门再回来坐一会。乔姬觉得他们太容易激动了，即使回到家里坐着也总是喋喋不休。乔姬把行李箱放进汽车后备箱，暗自庆幸自己还算健康，还提得动行李。她坐到驾驶座上，发现凯斯的礼物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。乔姬伸出两根手指，按了按礼品袋，感觉里面是什么软软的东西。峡谷上只住了四家人，因此街上总是静悄悄的。下山的路在前面半英里处和出镇的公路汇合。乔姬把车倒出来，转第一个弯的时候，她看了看手腕，确信自己没有忘戴手表——有宽金表带的那块。因为注意力都在手腕上，乔姬手里的方向盘稍微向右偏了一下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右前轮滑出了路面。乔姬感到车前轮往下一沉，整个车身剧烈颠簸起来。

乔姬抓紧方向盘想打回方向，但汽车就像中了邪一样，完全不听使唤。车头已经冲进两块带条纹的护栏中间。这里放置护栏正是为了防止这种险情发生，护栏就是一个警告，提醒人们前面有危险，一定不能让汽车偏离路面。但现在乔姬的汽车刚好冲入两根立柱中间，径直坠了下去。开始时还悄无声息，让人难以相信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故。汽车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上，然后滑落，滑落，擦过另一棵树，坠落，坠落。

乔姬没有喊。她只是张着嘴，接着就咬紧牙关，死死握住方向盘，尽管她也知道，半空中的汽车是不受控制的。汽车开始翻滚，乔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“树”字。她被甩了出来，但还睁着眼睛，瞳孔在放大，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缓慢移动的图案。无数的小点聚集到一起，组成了这幅图案，但小点又在不停运动，于是图案也在不停变幻。成百上千片树叶聚在一起，又散开，每一片上的叶脉都清晰可见。遥远的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画面渐渐清晰——橡木桌子上摆着一个树形的装饰品。细小的玻璃叶子是刻面的，很光

滑，连在铜丝上。丝线枝条伸展开来，淡淡的，软软的，像苔藓。细长的树干连在玻璃底座上，乔姬刚好可以一把握住。

乔姬不敢往下看，因为她感觉一棵树正从身体里长出来，完整、坚实、活生生、会呼吸的一棵树。乔姬伸出手指想去摸，但就在那一瞬间，她感觉到身体被猛的一拉。乔姬被拖进了一个光环，耳边响起一阵大笑声——是乔姬自己的声音。

“我要变成树了。”乔姬说，她居然又不可思议地笑起来。她再一次伸出手指，想感觉树干的粗糙，手腕和手上的肌腱都绷得紧紧的。乔姬看不见自己的车。为什么会从车里出来呢？一团橙色的东西出现在眼前，滚过去，消失在视线外了。但乔姬还没停下来。最后，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。树根突兀地伸出地面，戳着她的肋骨。岩石的棱角像闪电般尖利，刺痛她的肩胛骨。树根、岩石，总之，乔姬着地了。她掉进了灌木峡谷的谷底。

2

髁部摔坏了？还是腿？哪条腿？她感到这疼痛是如此强烈，几乎要从自己的身体里满溢出来。疼痛从她的额头、鼻子、关节和嘴里跳出来，从她脖子旁边的伤口渗出来；疼痛缠绕着她的脚踝和肋骨；疼痛像标枪刺进她的髌骨，像利剑劈开她的大腿；疼痛停在她的眼皮上，深深地钻进眼眶。乔姬盯着上面，惊讶地看到了树杈，透过枝叶可以看到满天的乌云。无尽的黑暗席卷，蔓延，将她包围。她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又一个字眼，她眯着眼睛，想尽量让脑子转得慢一些——车轮、坐垫、王宫、树、车轮、坐垫、王宫、树。她尽力想寻点其他东西，但无论怎么努力，她的记忆里只剩下这几个字眼了。